

美 劳伦斯·桑德斯 著 张崇鼎 邬发琴 译

第八戒律



Lawrence
SANDERS

第八戒律

[美] 劳伦斯·桑德斯 著

张崇鼎 邬发琴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

The Eighth Commandment

by Lawrence Sanders

本书据A Berkley Eook 1986年初版本译出

责任编辑 薛相林

封面设计 高济民

技术设计 刘忠凤

〔美〕劳伦斯·桑德斯著 张崇鼎 邹发琴译

第 八 戒 律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2.875 插页2 字数257千
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15,000

ISBN 7-5366-0830-6/I·164

定价: 3.75元

第 一 章

男人觉得我好笑，女人认为我可怜。

我，玛丽·卢·贝特森，
诨名“倒球手”。这个绰号我从老家德梅因带到纽约。我不穿鞋身高一米九〇，有个男人说我穿上高跟儿鞋像踩高跷。

“只管宽心，”爸爸劝我说，“他在颂扬你啦。”

你看看他那奇特的幽默感。我的三个兄弟取名汤姆，迪克，哈里*，可谓滑稽。要是我还有两个姐妹，我们准会被他命名为信仰，信心，和慈善。

* 在英语里这三个名字连在一起，即汉语的张三李四，含轻蔑意味。

D/C 74/16

富幽默感的父亲还没有雅兴赐我这一“芳名”。“倒球手”之名因何而得？我父母都是高个儿，几个兄弟十五岁不到就超过两米，这种身材是打篮球的好材料。记得在车房里钉一个桶圈，我每天同兄弟们一起练球，因为我一来没姐妹，二来个子高找不到好女友玩。

汤姆和迪克抛硬币决定伙伴，分成两队，输家得我。我练球和他们一样卖劲，拚上几个月掌握如何把球“倒进”篮圈，成功地赢得绰号“倒球手”。

兄弟们是中学的球星，我是女队中锋。每逢球赛准会夺魁，家里奖品琳琅满目。妈妈从报纸上剪下有关我们的勋绩部分保存在一本册子里。《登记》报说我是“瘦高个子倒球手贝特森”，他们倒是好心，对我却不是滋味。

就在这年苦头真的来了。我穿上比基尼装*参加一次游泳活动，无意之间听到一位女子说我“像扫帚把包上两块急救绷带。”那些没有多大恶意的戏弄，我都忍受了。“顶上的天气怎么样？”又如，“鼻子碰破不少次吧？”有时人们不知不觉说些尖刻话。

对这一切我尽量苦笑了之。穿上无跟鞋还得防摔跟头。女人个儿太高，多是艰难。矮个男生狂热地大献殷勤也无济于事。没有人约我去跳舞，我只好跟着哥哥哈里和他的女朋友一块去。她是位白肤碧眼金发女郎，很是伶俐，逗人拥抱，只有哈里的吊裤带扣那么高，都认为他们是惹人羡慕的一对。

* 一种上下不连接的三点式女子游泳装。

可要是我同一个矮男人出场，准要引起哄然大笑，叫你一走了事。这太不公平了。

兄弟们得到名牌大学的运动员奖学金，而我只能在切斯念一所小小的文科学院。校内除了曲棍球，没有组织什么女子运动，运用我那很有竞争力的倒球招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切斯四年像是脱离人生现实活动的度假。轻而易举念完各门课程，后两年下苦功夫攻读艺术史和艺术欣赏，那时丝毫没有想到此生我该如何是好。不过为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学了打字和小型计算机应用。人生难料啊。

我在切斯的高潮是失去贞操。在衣阿华州我恐怕是唯一保持处女膜到十九岁的女人了。这事发生在一块旧广告牌下的草丛中。

毕业文凭上印着看不懂的拉丁文，我带着回老家德梅因，还在屋旁车道上同兄弟们随便玩玩篮球。八月下旬，带上父母作为毕业礼物送给我的一笔现金，来到纽约城，决心追名逐利。至少要找让我倾倒的男人，一个高个儿。

在几年前，要找到合算的出租套间困难重重，而在现今就根本别想了。最后总算在西76街找了个小房间。那时西区还没有像麦迪逊大街那样广告成灾，我喜欢那种哥伦布和阿姆斯特丹似的小城风味。房间很小，按救世军传统花不到500美元就可以装饰一新。

就这样，我住在豪华的曼哈顿岛，但穷得只能饱享眼福，用金枪鱼三明治果腹，拚命翻读《时报》的招聘栏。

我去面谈过多少次，皆一事无成，扫兴而归。我在梅西商店卖过男手套，在“满堂欢”站过柜台，在邮售治脱发和抗皱药的公司写过信封。

这段时间我的私生活够不上心醉神迷。与几个男人邂逅，他们都是饥不择食的色鬼淫棍。我通常限于同他们吃吃金枪鱼三明治。找不到亲密的女友，不免寂寞，但曼哈顿也真够刺激的，看不尽做不完。凭良心说，我并非不幸，决意抛掉孤独失意之感。

一个大我几岁矮我几寸的男人同我有过短期亲近，大约有六个礼拜。他声称没有结婚，但上个夏天晒的阳光太多，两手仍然红红的，无名指上有道白圈。他来幽会之前取下结婚戒指，我装糊涂从不吭气。

此人英俊潇洒，我明知好景不长，但又觉得凑合一下也无妨。不解的是他偏偏先选中我，转而又想，正像有的男人要“攀高”，我就正中其下怀了。

也许有些男人，他们私生活猎奇，要找超高女人，特矮女人，胖得出奇的肥妇，丑陋不堪的次货，就是瞎子瘸腿也未可知。一切都叫人纳闷，不堪回首。

六个星期后吹之大吉，他回去找他的老婆，我回去找我的工作。有条短短的招聘广告，要求愿当古钱币专家的副秘书长推销员者，将求职简历寄某号信箱。我写了联系信。

在当娃娃时代，我收集过有印第安人头像的分币和有野牛的五分镍币，装存在空泡菜坛里。我的钱币知识就此而已。寄去简历，还附上信一封，但没有怀多大的希望。

两周后收到古钱币家的回音，要我去面谈。我禁不住想冲进图书馆，死啃一番钱币史，继而又想，何必浪费时间，几天囫圇吞枣断不能叫他相信我是专家。要雇我，就得将就我在这方面的无知。

他叫伊诺克·沃托，西57街他那间小小的店铺弄得灰头土脸儿的，地方真是闭塞，狭窄的橱窗上了铁栏，进口锁得牢牢的。我按了一下电铃，他从破旧的绿帘幕后盯着我看。我拿出收到的那封信，他审视许久，才把门开了一条缝，刚刚能让我挤进去。

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后来露出一丝微笑说：“雇你了。”

替伊诺克·沃托干了近三年。那间昏暗的店铺里只有我们俩，像在关禁闭。屋里堆满上锁的玻璃箱，内屋有个保险柜，又大又重，像是银行的地下保险库。开初我尊称他沃托先生，他称我贝特森小姐，半年不到称呼就变成伊诺克和倒球手了。

他是人世间最和蔼可亲的人，年近古稀，脑袋上一圈雪白的头发，宛如神像头上的光环。关节炎使他苦不堪言，连握钱币夹子的力量都没有了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才在独自工作多年后登广告聘助手。

他鳏居二十载，孑然一身住在离店一个街段那间恐龙化石般古老的套间里。他的独子结婚后住在亚利桑那州，经常催促老人去温暖干燥的地方度晚年。

伊诺克一概不听。他对我说，店铺是他命根子，丢下它就是服老等死。

“你不想着看孙子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偶尔看看，”他说，“有时给他们打电话。随身皮夹子里有他们的照片。”

“他虽无万贯家私，但也非常富裕，对我甚为慷慨。工作伊始我拿的比最低工资多一点儿，替他干三年后，收入相当可观。我搬进了配有新家具的套间，不断光顾高身材女士商店，买回昂贵的衣帽鞋袜。

沃托的经营方式奇特，当然不是黑市交易。但他有一批老顾客，通过电话或信函为他们服务。他的信誉极高，判断可靠，顾客要购买珍贵的钱币，伊诺克口说为凭，不必亲眼看货，只等邮寄或专人送上门去。

他又从普天之下的收藏家、经营钱币专家，或者钱币拍卖等渠道进货。多数交易通过电话、函件，或者电报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每周替他去银行存款，深知沃托钱币铺的财底，他也不打算装穷，或者隐瞒。

各种各样的硬币和纸币，代用货币，甚至有些证章，他都经营，但他的专长还是古希腊钱币，收入大部分来源于买卖交换这些稀有的金币、银元、铜钱、青铜币。

从他那儿我获益匪浅，学到有关十打兰钱、四分小银币、三半圆高顶盔币的来龙去脉。还学会区分金银合金和纯度更高的金银，甚至还能鉴别孰为极佳，孰为特优，何为很好，何为平庸，真可谓明察秋毫。

有一回伊诺克要给我讲那些古希腊钱币的奥妙诱人之处。这是在一个十一月的黄昏，正用收工茶点，准备关门回

家的时候。

他坐在那张七凸八凹的桌子后面，满意地欣赏装钱币的玻璃盒，里面圆圆的玩艺儿像星星闪耀。他清楚他们的历史，谁铸造的，谁为他们辛劳，谁为他们争斗，谁为他们丢了老命。这些令人惊叹的英雄，含辛茹苦，过早死于非命，但从未忘记享乐，从未失去爱美之心。

他所珍惜的这些金属块，成了联系往昔和美好未来的纽带。他自己也莫名其妙，为什么把这些钱币视为永生的证据，当然不是指自己永存，而是指人类不朽。伟大的思想被人遗忘了，伟大的战争不再被人们提起，伟大的艺术遭到白眼，石砌的纪念碑坠毁尘埃，而钱币会幸存永世。

那天黄昏我深为他的激情感动。

这种激情很难再维持了，因为他的关节炎进行性恶化。不久，房东来了传唤，整个街段，包括沃托钱币铺，全部推倒，再建豪华的高楼大厦。在离开的时候，伊诺克并不感到痛苦，至少口头上说他不觉悲伤。

“去亚利桑那，”他强作笑颜说，“我要关闭商店，把存货卖给列克星敦大街的弗莱彻兄弟，几年来他们一直在打我的主意。关键问题是咱们拿你怎么办？”

我亲吻他的面颊，把他抱得紧紧的。

他对待我之好出乎意外，超过了我想入非非的奢望。发我三个月工资作为解职费，珍藏的图书，包括论述希腊钱币、插图精美的绝版书，赠送给我作为礼物，还有几年来拍卖钱币的全部目录。

最难得的是，他满怀激情给一些老朋友几次通话，送他上火车去亚利桑那时（他不肯坐飞机），他已经得到我的工作许诺，地点在麦迪逊大街一家叫格兰比父子公司的拍卖行，它的历史悠久，信誉很高。我的身份是常驻钱币专家，在评级估价部工作。

我的“伟大冒险”就是从这儿开始的。

第 二 章

她抬头仰望着我，面露惊异：“我叫费利西娅·多达特，写成多达特，念多戴，请别忘了。你在格兰比父子公司的工作由我来监督。”

我乖巧地点个头。此人一瞧就令人恶心。在她面前我只能望洋兴叹。她玲珑娇小、婀娜多姿的身段，洒脱高雅的穿着，逼得我自惭形秽。她长得不算白皙，一头轻柔如羽毛般的黑发，橄榄色皮肤，浓装艳抹，怪不得男人见了她就垂涎三尺。我一眼认定她是个骚货。

“所有的钱币都该你负责鉴定，”她利嘴翻腾，边用血红

手爪敲打办公桌的玻璃桌面，“偶尔还得去城外搞财产估价，清楚没有？”

我又点一下头，感到自己像中国的滑稽布娃娃，点头似捣蒜。

“很抱歉，房子不宽敞，不能给你个办公室，委屈你同霍伯特·朱利安纳合伙用一个，他管邮票、手稿，还管历史文献。现在就该给你讲，他在搞同性恋。冒犯你了？”

“没事儿。”

“那好，跟我去安顿一下，立刻就可动手干活儿。”

我脚步沉重地走在她后面，穿过装饰古雅的走廊，靠墙摆着编制的靠椅，茶几上放着响当当的大理石桌面，墙上挂着已故名流的油画。她在一扇门前停下来。橡树门扎实牢靠，装有窥视孔。

“你就在这里面办公，”费利西娅·多达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，“你和霍伯特鉴定的是些珍贵的托卖货。门要时刻锁上，明白了？”

点头弄得我懵懵懂懂。

她使劲敲门，不一会儿窥视孔开了，一只眼打里往外盯着看我们。门锁拉开，嘎吱亮出一道缝来。

我的上司莞尔一笑，“霍伯特，来个新伙计，玛丽·卢·贝特森小姐。你们二位相处肯定会蛮好。给她指点指点窍门，可以吗，亲爱的？”

她走后我进屋去，门又重新锁上了。他转身对我说：“我叫费利西娅·多达特，写成多达特，念多戴，请别忘了。”

腔调和姿态模仿维妙维肖，我忍住不敢大笑。他微微露齿，伸出一只手。

“霍比，”他自我介绍道。

“邓克，”我说。

“邓克，咖啡泡炸面饼圈还是篮球圈呢？”

“篮球，”我答道。

“哎，好说好看，欢迎光临丛林战区。”

有个小小的咖啡煮壶摆在他办公桌旁，我们各喝一杯。我的杯子是纸做的，他的瓷料大杯上印有“戒毒”字样。

“你自备杯子为好，”他提出忠告，“头儿她这鸟货讨厌死了，你或许尝出点滋味来了。有时她会大打出手，你千万要把她恭维好。她监督估价和鉴定，切莫要小看她的能耐，‘神爷’给她很大的权力。”

“‘神爷’是谁？”

“斯坦顿·格兰比。这公司通通归他，归他一大家子。他是艾萨克·格兰比的曾孙，曾祖父是在1800年左右建的家业。你会有机会见他的，可是关键在于你得讨好费利西娅·多达特。有闲言碎语说这位亲爱的费利西娅同斯坦顿·格兰比勾勾搭搭。费利西娅真搞那个？我们将信将疑。”

他东指西划。在伊诺克·沃托的斗室内闷了三年之后，我感到这间办公室大得出奇。霍比告诉我，每人有扇窗户，居高临下，俯视通风井很是壮观。还有一张大书桌，一张松木工作台，若干档案木盒，几个镶玻璃书架。这些虽然稍嫌破旧了一点，但都可以将就使用。

“我的前任出什么岔子啦？”我问他。

“解雇了，”他打量我一下接着说，“不是贬低你，恐怕是她长得有点儿过分吸引人了，神爷对她表示情意，多达特夫人感到恼火。”

“啊，啊，原来如此，是真的？”

“还有假吗？”

“那好，费利西娅一点儿也不用怕我了。”

“会的，要是神爷对你有丝毫意思的话。”

“这是我几年来得到的最好奉承，”我对他说。我俩相视而笑，都认为自己逢上知己了。

格兰比父子公司始创于1883年，大部陈设也是那时购办。本来可以把我们安插进麦迪逊大街一幢豪华的市内住宅，就在82街南段，但是，这个地方更有新近开放的当代文物史料储藏馆的派头：天鹅绒饰帷，丝纱罗灯具，装上云纹绸套的维多利亚鸳鸯椅，豪华型时钟，摹仿中国风格的艺术品，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稀世之作，这些东西都是作为房地产的一部分通盘买下的，就此从未易主。

办公同事开玩笑说，格兰比公司什么都卖就不卖茅厕，当然不是真有其事。平心而论吧，周围显得有些七零八落，一切都老掉了牙，我似乎在安特卫普一家巴掌大的老古董店干事。

但我确实爱上了格兰比父子公司。事业一帆风顺，学识大有长进，没出什么大纰漏，还能在公司景遇不佳之时，兜揽不少原来伊诺克·沃托的老顾客，承包他们收藏的钱币的

拍卖，为公司捞了一大笔油水。

比起附近的索思比公司。或者克里斯蒂公司，格兰比公司倒不那么阔绰显赫。这地方干活还差强人意，与霍伯特·朱利安纳幽居斗室，更是惬意。我们都是“小小行家”，格兰比公司经营的多属油画、雕刻、素描、银器、出版物、珠宝、古兵器甲冑之类的玩艺儿，钱币和邮票数不上老几，老板赚大钱，我们打不上眼。

因此，老板几乎放任自流，让我们成天围着钳子、寸镜、放大镜、高光照强度灯打转。有幸驾临圣所的人，乍一看来，我们是一对精神病患者：霍比在研究粘合成块的破纸屑，我在察看细小的金属碎块，两人时而低声感慨，时而嘀咕抱怨。

“看这儿的水印！”

“被人剪缺了，真遗憾。”

“孔没有穿透，谢天谢地。”

“这是罗马版本。”

“他们应该用透明胶水纸粘邮票。”

“阿基亚联邦时代的半德拉克马银币，好极了。”

有时我们为了某个“发现”而兴奋激动，霍比招呼我去他工作台旁，看看冒充得真假难分的赫尔曼·麦尔维尔的签名，要不就是我叫他到我身边，来欣赏公元前420年铸造得精美绝顶的四德拉克马钱币，正面是雄鹰展翅，背面螃蟹横行。

也许我们算是最年轻的文物研究员了，都有好古癖，志同道合，互有好感，工作也就顺心，偶尔也外出共用晚餐，

但并不经常。这下可把霍比同吃同住的情人惹气了，醋劲儿大发，怀疑霍比有异性恋倾向，真是活天冤枉。

霍比身材修长，一头金黄色头发，风度潇洒，还具逗人发笑的幽默天才。他总是衣冠楚楚，还给我提一些中肯的建议，教我怎样穿着入时，要尽量少给人太高的印象。正是由于众人把我们视之为一对怪物，我们才相处得那么融洽，当然也还有种种原因。我俩的鉴赏能力基本一致，友情无半点虚假。

我在格兰比公司供职两年有余，相安无事。四月下旬，风风雨雨，预兆不祥。一天早晨听到费利西娅·多达特有请。她穿得花哨，浓香扑鼻，冲得人头脑发晕，走进她的办公室就像走进花房。

我将霍比的劝告铭刻在心，对亲爱的费利西娅要公事公办，敬而远之，我们双方谨慎地维持亲善局面。她克人的时候，我原谅她事杂心烦。她从来没有把我那电线杆身材作为笑料，但她看我的方式很不一般，眼光先落在我的双脚上，再慢慢往上移，像在观察珠穆朗玛峰，这使我极为反感。

“你认识一个叫阿奇博尔德·哈维斯托克的人吗？”她询问道。

“哈维斯托克？这名字我不熟。”

她怒目圆瞪，像两柄利剑刺将过来：“他收藏的古钱似乎很多，而且很管钱，将近五百种，保险价值两百万。你却对他一无所知，这叫我吃惊。”

“多戴小姐，”我强忍着性子说，“谁也不清楚世界上第一